滨江情怀

朱峭清

滔滔黄浦江，悠悠上安情。打造徐汇滨江的新地标，融入着上安人与生俱来的情怀。

2023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届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大会通过了在中国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的决议，标志着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首次落户中国。

前不久，迎着寒风，我们赶到了这个“百里挑一”的工地，见到了上海建工安装集团第三工程公司这支意气风发的队伍。简单的寒暄后，项目部叙说着徐汇滨江工地历经七年建设中的感人故事。

一

工地上，弱电智能化专业负责人张佳康是项目部公认的急性子，他的“急”，并不是潦草完事，只图速度。实际上，做起事来的他干脆利索，讲究效率，时常能在抢先一步中掌握主动、赢得先机。

2023年12月，徐汇滨江二期项目顺利通过技防验收。当时，这是现场机电安装五个专业内，最先具备验收条件的专业。在常规项目建设中，技防验收往往是最后进行的，而张佳康竟在这里拔得了头筹。

说是负责人，张佳康坦言自己其实是个“光杆司令”，大到计划安排、资源配置、材料选型，小到进度控制、施工措施、细节优化，还有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协调与沟通……他不光要从纷杂繁复的事务中理出头绪、理清思路，还得全程跟进抓落实，随时了解推进情况，及时解难题纠偏差，确保每件事情的策划与落实到位。

一次，有单位对弱电施工内容提出了整改意见，张佳康二话没说，当即带着队伍，里里外外查了个遍。回到办公室后，他还念叨了很久，说发现问题一定要找到症结所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质量的口子坚决不能开。

“张佳康等不得，想到了，看到了，他就会立马去做。”项目经理汤敏评价道。雷厉风行的张佳康用说一不二的执行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团队进场至今，所有节点无一延误，赢得了业主的高度认可。

2023年10月，业主临时下发通知：要求把明年5月施工的视频监控和门禁系统，提前介入到K地块三万平方米的室外总体和商业系统内，时间只有短短一个月。不说别的，单就制作60台摄像机和50个门禁卡，供货商的生产周期也需要个把月。好在项目部早有准备。为了确保施工正常铺开，张佳康早已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另一地块同类弱电设备的采购和进场工作。眼下，这批急需的摄像机和门禁卡正平整地码放在现场仓库中。次日，他从原来综合布线和调试队伍中，组成了一支突击队。经过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全部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

经历过第一八佰伴、正大广场、南方商城等多个改造项目，在短平快的工程中，张佳康逐渐摸索出一套经验：想在前面，早抓一步，才能赢得时间和主动权。

在工地上，张佳康急为工程所急。

二

“送电”达人郑军。

视频采访的那天，我们在会议室等待近一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郑军。他摘下安全帽，带着歉意说：“抱歉，实在不好意思，刚好赶上现场有事要处理。”

徐汇滨江工地开工以来，作为项目工程师，郑军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哪里施工受到阻力，哪里便能看到他的身影。特别是在2021年底，为了保证徐汇滨江二期项目送电成功，郑军几乎“钉”在现场寸步不离。

变电所的投用，关系到K地块12万平方米区域的稳定供电。但是想要建成变电所，实际上并不简单。35千伏变电所位于地下一层，与地下三层的高效机房共用一个吊装孔，如果按顺序先安装变电所，变压器就位后将会挡住吊装口，直接影响高效机房的设备下吊。因此，高效机房吊装工作，成为推进变电所的前道工序。

高效机房涉及各类大小设备近20台，为了缩短后续盘路长度，郑军通过详细计算、现场勘查和模拟施工，分析出每台设备的摆放位置和前后顺序，在满足就近就位的条件下，预留了设备行径、转向空间，并对后续设备就位顺序进行编号，在有限的空间内，开辟了一条施工“华容道”。

如果说高效机房讲究设备临时摆放位置，那么35千伏变电所则考量吊装顺序。60台配电柜、2台变压器，虽说尺寸不大，但单台设备最重高达42吨。吊装前，郑军与上安机施专家多次深入一线反复斟酌，确定了起重机站位、行径路线、吊装半径等要素。为节约工期，吊装期间，郑军带领团队成员相互配合，一边按低压出线柜、变压器、高压柜的顺序实施吊装作业，另一边负责设备就位与安装工作，兵分两路，争分夺秒推进变电所建设，按时确保了工程电力系统“大动脉”的全面贯通。

尽管变电所的各类设备安装工期异常紧张，但在那个严寒的冬天，郑军的队伍用最快的速度送去了温暖。如今，回忆起那段艰难时光，郑军仍然感慨：“3天共吊装100台设备，就位后，我们又没日没夜地接通管线、打通系统，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们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三

徐汇滨江工地项目经理汤敏。我们最早认识这个名字，是在去年采写《在临港遇见你》这篇长篇通讯时读到过他的故事。

那天，我们冒着严寒，随上海建工安装集团第三工程公司党总支书记江芳一行，来到工地现场采访。放眼望去，徐汇滨江工地高楼鳞次栉比、恢宏壮观，都是浦江沿岸的一批地标性建筑。江芳书记兴致勃勃地介绍道：“多年来，我们的这支队伍，勇挑重担，服务大局，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始终奋战在黄浦江沿岸，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质量，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

紧接着，江书记又说：“徐汇滨江工程项目经理汤敏，他就是黄浦江沿岸发展的七个工程建设中，时间最长的项目经理。”

这些年来，汤敏始终在工地一线摸爬滚打。去过东北工地，也到过万里之外的萨摩亚援外工地……一路留下了艰辛奋斗的足迹。

在徐汇滨江工地，我们见到汤敏，他的脸上挂着憨厚朴实的笑容，让人感觉这是一个做事踏实稳重的人。提及工程，他如数家珍般地道出了建设这座滨江新地标的难忘经历。

从项目一期到二期，这七年间，汤敏与团队坚持“两服一管”的理念，跨前一步服务业主、服务总包，加强精细化管理，赢得了业主的口碑，承接任务突破10亿元大关。

小支架折射出大变化。一个大型项目，机电设备安装往往牵扯较多专业，多家施工单位在安装公用支架时，有时各自为阵，选用不同材质的材料进行施工，整体成型后存在一定的色差。为统一效果，汤敏与团队成员利用BIM技术进行综合建模，通过汇总消防、弱电、末端装修、机电安装等多专业施工内容，对现场上万副综合支架进行了集中采购，统一安装方式，确保安装成品材质相同、色泽一致、整齐有序，提高了整体性和美观度。

尤其在风管安装中，业主在PIR复合风管和铁皮风管前难以选择。PIR复合风管，属于新工艺新材料，且自带保温功能，不过价格略高。举棋不定时，汤敏得知第六工程公司在上海市档案馆中正应用这款新材料，他即向业主提出前往实地查看。

汤敏陪同业主，在现场详细了解了施工情况及使用效果等。几天之后，业主决定选用PIR复合风管，这对汤敏团队来说，现场安装20万平方米的新型风管，意味着不仅节约了工期，而且还降低了登高作业的安全风险。同时，为了帮业主降低成本，汤敏多次去厂家进行商务谈判，最终取得了优惠价格，让业主对这支队伍用心服务、优质服务的精神，大为感动。

2021年7月24日晚，台风“烟花”携风裹雨奔袭工地，现场狂风呼啸，暴雨如注。关键时刻，汤敏团队与总包单位风雨同舟，用最快速度将现场400多名施工人员转移到已竣工的一期大楼里。当晚十点，总包单位将该项目定为临时安置处，接收周边龙华万科等三个项目建设者。汤敏团队主动请缨，先后安置了300余名总包人员，彻夜守候，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直到台风警报解除后，他们仍在现场5个楼面和地下室奔走，用了两天时间，完成了近1万平方米的清扫工作。危急时刻，一个个忙碌甚至奋不顾身的身影，传递出援手相助、邻里守望的上安温情……

登高望远，江景壮阔，心胸也会随之而开阔起来。有时，结束了一天的紧张工作后，汤敏和他的团队登上塔楼最高层，俯瞰这片流光溢彩的滨江……江的对岸，第三工程公司前辈、同事们曾经建设的远东宏信、上海大歌剧院、月星环球港耸立在江边、分外夺目，像是一面镜子，更像一面旗帜，激励着新一代建设者勇往直前，再创新的辉煌。

街景（彩画） 吴国炼

文苑

主 编 孟好转
编 辑 李兴龙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穿越

费凡平

我历来坚信，这世界上总有一处风景，或是一段路，会在瞬间打动你。比如，秘境独龙江，比如丙察察怒江边的“大流沙”……

穿越这条被历史淹没的“史迪威公路”，是否会在瞬间打动我？从而唤醒我对这段历史的忘却和崇敬呢?!

历史的一部分走入了传说，另一部分，走入了思考，历史淹没了许多，历史未能淹没，也许只有记忆中的血性了!

为了保证中国抗战外援运输线的正常运转，1942年11月动工修筑了这条中印公路，它西起印度东北铁路终点站雷多镇，东至云南省会昆明。一直到1945年1月才修通。公路以当时美国派驻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参谋长史迪威的名字而命名。

历史的长河当中，史迪威是比较寂寞的，记得他的人不是太多，包括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史迪威公路”，在历史长河中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眼。

按理说，史迪威如果得知这条公路被中国政府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后应该非常高兴，然而事实上是，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在听闻中印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后，没有一点感激，他直接地表示，自己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他认为——用一个人的名字去命名中印公路，实际上是在忽视那些，为了开通这条公路而英勇作战的普通远征军战士和那些参与修建工作民工们的贡献，而这些人，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英雄。

历经岁月，世界和平终将这条饱经沧桑的公路，卸下了它最初沉重的使命。

我们从腾冲途经保山直扑昆明，保山在我的印象之中就像一个“人”形字，左怒江，右临沧，上通大理，下接德宏。

“史迪威公路”腾冲至保山即为现在的192县道，距离115公里。

从腾冲出发，去保山不一会就行驶在高黎贡山的密林之中，它蜿蜒曲折，一端连结腾冲，另一端则直抵怒江，它就是昔日的“史迪威公路”——腾冲至保山段。

高黎贡山现在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早上出发，天公不作美，开始下起绵绵细雨，“坦克300”不断地密林中盘山穿越，前方终于出现了一段非铺装的搓板石块路，这就是至今依然保持着七十多年前原样的生命之路。

这段路并不平整，冷不丁会出现水坑、忽左忽右、突上突下……路上无人也无车可见，路旁雨中疯长的蘑菇也无人采摘。行驶在搓板石块路上，路面像有一种助推力，推着“坦克300”驶向密林深处进发。摇下车窗，风雨轻柔拂面，风雨声仿佛在轻声鸣奏热血和白骨谱写的悲歌。

置身“史迪威公路”，总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搜索起历史中的硝烟与记忆中的血性。

为了修这条公路，中国和美国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很多人牺牲在崇山峻岭中，有“一英里两个墓碑”的说法，也就是每修一英里就牺牲两个人。可见修这条路有多艰难。

在修筑公路的同时，施工队还沿着公路铺设了一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是中国的第一条成品油管道，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有效地解决了盟军油料缺乏的困境，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物资保障。

“史迪威公路”，一条通往天堂的补给线。

穿越中，雨迷蒙，车子在搓石板路上颠上颠下，很难受，我无法想像，没有“史迪威公路”，中国抗战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又一阵大雨，雨刮器忙个不停上下摆动，前方出现几株枯枝；零零落落的，迷蒙中，它不像枝，却像人，更像一具具刚从梦里现出形来的灵魂，或说是骷髅，在雨中向苍天诉说：有谁能知道，那一年，为了这条路，有多少家庭遭败落？有多少村庄遭劫难？有多少孤魂落异乡？更别说那即将在这条路上响起侵略者的炮火声、铁蹄声，和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流血，更多的伤痛，更大的牺牲。

沿着“史迪威公路”一路蜿蜒而行，我一会像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一会又延伸到更奇特的空间状态下。

突然间，我恍惚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插队在中苏界河黑龙江的瑷珲县边境村。1970年5月，我们所在的瑷珲县接受了一项战备任务，要在小兴安岭的背脊上修筑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国防公路。公路起自大岭，终点罕达气，名称大罕公路。

我们几百名稚嫩的瑷珲知青，进驻小兴安岭腹部群山峻岭，硬生生地用青春与汗水，开拓出这条所谓的“战备公路”。

结果，这条大罕公路，直接荒废。战备公路几乎一天也没有使用，它就像一条翻着白肚皮的大蟒蛇，僵尸于小兴安岭腹地至今，此路，无人关乎，更无人追问，开筑此路，值与不值?!

几年前，我曾重踏过这条洒下过我青春汗水的大罕公路，看到一地鸡毛般的荒凉与冷寂，我只能默默地摇头，一声叹息!

大罕公路是冷战思维下的产物，它势必以悲剧结束使命，它留给历史的仰或就是一幕闹剧和传说!

……

诚然，在历史和当下的奇妙叠化下，“史迪威公路”正在悄悄蜕变着，我十分崇敬这条公路曾经创造的二战史诗般的奇迹，我也能想像它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可能的“重生”与“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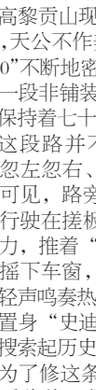
值得欣喜的是，在山顶的路边，一块深褐色的巨石，上面镌刻一行鲜红醒目的大字：“史迪威公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

在高黎贡山深处的路边，竟然开了家设施新颖完备的客栈，栈名直书——史迪威客栈。

客栈里一群来自上海的退休男女，结伴在此旅居度夏。时值中午，他们自己动手剁馅，擀皮，包起韭菜饺子，笑语欢声在明亮的玻璃客厅此起彼伏，在空寂的山林里阵阵回荡……

是的，“史迪威公路”在这个复杂不平衡的社会经济进程中，已经让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情境共生共息，难解难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我们的认知也总在不断地蜕变，时而交叠，时而并置，有时又支离破碎……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条昔日的抗战生命线，除了警示教育后人，或许它会在“涅槃重生”中找到存在的更大价值!



江山如画（篆刻） 胡万宝

巴楚大地上，胡杨不语

伍斌

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片的胡杨林，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沉默。

它们像一群自然散落，却又气息相通的巴楚汉子，直接用宽大和挺直，构成身体语言，形成黄色的涌流。

这一群抱胸不语的汉子，最常站立的是荒漠、沙地、盐碱地带的边缘，高大者可以蹿到15米，中等个子者也常见七八米的摸高。皮肤已是灰栗色，跟它们头顶蓝到纯澈的天空无关，而跟扎住根脉的土壤几乎一个颜色——是亿万公里之遥的太阳和着沙土、盐碱和一点点蒸发未尽、从地下各处汲取而来的水分，调出的一种颜色。

它们大剌剌，或错落或成列，并不互相亲近到可以纠缠的距离，一散开就是几十棵、几百棵、几千棵的阵仗。面对视线里这鲜明的主角，来自江南如我，能用到的比喻恐怕只是超大城市里目前最稀罕，也因此时髦起来的所谓“莫兰迪”色。

如果用“时髦”来触碰，又感觉出了轻佻。不论河道旁、沙山下或是河谷中，胡杨们站立在这里多少个“时髦”世纪了，一直是这种基本色调。

胡杨不语，正如我遭遇它们一刹那的哑然。

初见是胡杨般的汉子

第一次到南疆，喝断片一样地切换场景。上海切换到喀什一夜未尽，早上8点就在不见曙色的路上开始奔驰。三个半小时后，中巴车撞进下辖巴楚县的早晨，还魂觉里松脱出来的惺忪脑壳还朦胧着，就被刺破安寂的手鼓激灵起来。

原来是已经到了红海，生有300多万亩原始野生胡杨林的巴楚县境内的一大地标。

到了“园”的境地，希望像野孩子一样冲到大地里的冲动，是必须先抑制一下的。因为在这里，先于树而夺人眼球的，是真汉子们的“刀郎赛乃姆”，和他们似火一样的热情。

那些身材俊挺如胡杨的维族小伙，入城仪式上是他们，园内定点歌舞表演是他们，把对口援助地上海来的朋友拉入共舞的也是他们。就算脸盲如我，也辨认得出这是同一批人的长相——鼻梁如山峰安坐，有时难免绵延起伏；目光如冰湖直纳远方，但向最近处表达善意，又映射纯澈的笑意；不是江南润泽的白皙，面庞里刻印着西北边陲日晒风吹的粗粝感，贴地而真实。

据说，他们开合在舞台空间，应和着强烈的打击乐节奏，贴地、腾挪、转圈、伸展，是在表现刀郎人狩猎的象形舞蹈。左右摆臂，左右半转，是模仿猎人拨开密密灌木寻找猎物，或弯弓欲射、冲击搏斗的英姿；女舞者错落高举左右手，是为男猎手托举照明火把……可我眼里，这些身影和舞蹈线条逐渐抽象起来，念及舞者歌者们“90后”的出生年代，大可以解读为早已走出放牧狩猎生存方式的多少代维族人，血脉里依然不息的澎湃生命力、拥抱自然的激情、默契的情爱，以及强烈的自娱、自信气质。

大概江南多见水墨，淋漓酣畅和抽象写意很容易成为我长久凝视一样事物后的虚焦作品。而不论海派程十发还是新疆黄胄，笔下疆人之形刻印在我这个上海客的意识中，最后跳脱出的，总是线条和色块。巴楚刀郎歌舞，亦如是。这些抽象出来的线条与色块，是在零下一摄氏度的露天游览车上瑟瑟发抖时，依然萦绕于脑海的神彩。

并且，它们很快就在大片扑面而来的胡杨林的景观前，叠化为一体。

沉默而任性是它的本色

终于，可以一站一站地拥赏胡杨了。所谓一站，并没有固定的标识点，没有站牌，全凭满车人的吆喝——只要激起一阵惊叹声浪，景区电瓶车司机就刹车，全过程凭着大家的意见来。然后，这一段、那一段地看胡杨，拍胡杨，走近胡杨。

我是第一次来巴楚，不怎么愿意循着“就几分钟”“不跑远啊”这些规矩。近凑远望，翻杆越栏，胡杨任凭我，我却看不尽。

这是怎样的一大片一大片胡杨啊。它们的“团建”景色，最为江南人大呼小叫，既是满眼的灰扑棱棱，又在阳历十一月底无可奈何的枯黄中，各自发挥出一点“沙木沙克”或“阿娜儿汗”的小主张来，有一些愿意挣扎出一些年轻态的半金黄，有一些在枯木色中非要生发一点淡青，也有更多是放任自“枯”、爱谁是谁的原装立场。任是一丛、一块、一大片，层叠地显出微妙的变化，却又在变化中保持着处变不惊、充满身份认同倔强感的枯黄基底。这种枯黄，从生存底色和文学意义上指向着耐受干旱、穿越盐碱，沧桑而不落魄的坦然。

六千万年前就在大地上有了第一个生命轨迹的它们，在有坡度的土地上大片蔓延，枯黄或如大河奔流山谷，或如泥石流冲刷分砂地，满头满脸地披挂着原住民的沧桑。

不由得，想起前不久过世的新疆作家周涛曾留在我所耕耘过的上海大报“朝花”副刊的表述——

“这些深秋的胡杨像一群筋骨结实的老人聚在一起，它们知道得很多，话题广泛，但又不屑于夸夸其谈，千年的岁月间，它们彼此欣赏，互相崇敬，而且心里明白：‘我们也曾经亮丽过，但更喜欢现在的装束。’”

我知道经历了三年中两次因为疫情阻隔的失约，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这个秋天最典型胡杨林“造型色”“摄影色”“网红色”，它们当然是格外热烈、格外昌盛的。然而此刻，我对眼前更接近于本色的深秋初冬的胡杨，更生发出一种关乎性格美的强烈认同。

活在大地上，好看着

看大地上的树，不由得脚步大了些。

凑得最近、看得最细的胡杨，竟然是荒地上最光秃、颓意油然的一丛——十来棵矮干锉，几乎只剩皮包骨的主干。我以为它们是枯死的胡杨，曾经粗壮到一米直径开外的树干，如失了肌血和胶原，蜷缩成了抽筋的马皮状，隆伏一圈，裂口斑然。枝杈曾经托举天空，而今僵持成断肢雕塑，失去了细枝和卵圆形树叶的手掌，依然向上方无尽的蓝穹呈现“问天”状。

然而巴楚人告诉我，它们垂死却没死。“特意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就放在这一块地上，好看着。”

大概这是最接近素描状态的裸树了。如果我是张充仁或夏葆元这样的画者，寥寥几笔，它在纸上也能活。如果我是刚才园子里热烈如火的刀郎们，他们旋转跳跪的划线，也能象形这简单至极却生生不息的树魂。可我不能，或者无力。没有在这大地上，与它的坚硬与枯涩磨斗过，与它边地的阳光、风与羊群过活过，与它的湖水与海子对话过，与它的寂寞与空旷相守过，江南的杨柳尽管与它同属，却长不成一棵胡杨。

难怪王蒙先生在回忆下放新疆许多个春秋时，平和却不失排比气势地说，他磨灭不了的记忆还是给了“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玫瑰，大漠与胡杨，明渠与水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固有的强劲与良善”。

喀什行一章，最痛快一书该是胡杨。当地向导告知，地球61%的胡杨在中国，中国90%的胡杨在新疆，新疆90%的胡杨在南疆，巴楚胡杨林又是世界上最大原始野生林。历史典籍里胡杨的角色沉默而显著，现代生活里它无法被漠视，又总是巴楚大地上“默然而美好的多数”。

经历深秋的巴楚胡杨，有一个认知脱口而出——春夏，你是未成熟、未蜕变的胡杨；秋冬，才是你真正的容貌。

后来几天，兜兜转转喀什一路，终于觉得那位汉族歌手刀郎许多年前写唱的《喀什噶尔的胡杨》，歌词绕梁传情：

从来没仔细想过应该把你放在心中哪个地方
你从来超乎我的想像
在应该把你好好放在一个地方收藏时候
你却把我淡忘
……
我愿意等到来世与你相偎相依
我会默默地祈祷苍天造物对你用心
不要让你变了样子
不管在遥远乡村喧闹都市
我一眼就能够发现你
……

读画记（外三首）

叶延滨

时间让一幅古画增值
这就是让古画说
时间真能明码标价

时间让古画变苍老憔悴
时间是保险推销员还是杀手？

我想看到画师对我说啥
时间是跨越千年的外卖员
时间让画面变得模糊
外卖员运输中偷走了神采

我在瞬间发现
我成了画中人
时间正在用画师颤抖的手
涂平我心上的皱纹……

西西弗斯一说

攀登者指着盘旋山路对自己说
一次又一次咬牙坚持
才终于登上了山顶

登顶者没听见飞过头顶鸟儿说
这座不哼不哈的大山
又把一群人举起来
你遇到的对手让你恼火
你不趴下，他就把你举高

树木比人会看风使舵
在春天到来时都开花
在秋风发怒时快落叶

可怜的人啊，想得意时
不知道哪位掖着春风
不晓春秋，却抱怨世态炎凉

信不信由你，龙抬头那天
去理发店剪头
突然明白，是春天把我变老

一小块人间

问一声人间何在
一张皱巴巴出生证
一张墨迹斑斑入学卡
还是随身伴行的身份证
『过期了，请到派出所换一张！』
难道我是从派出所来的
一小块人间，印三个字？

身外的人间是墙上地图
地图上没有我的坐标
身外的人间是桌上地球仪
相信上面站不稳自己
说一小块人间就在窗外？
飞机窗外是蓝天
汽车窗外有青山

就算你说过家就是一小块人间
窗外春来匆匆，秋去天天
那就闭眼静候——
等那片月光为你引路
心田真的是一小块人间
刚好留下你的身影

会思考的浮萍

浮萍在春日学会思考
思考如果离开了水
变成一棵狗尾草
一丛芦苇，或者一棵树
该有的景致都有了
只是没浮萍了

如果没有浮萍了
那些澄明清澈的水
春不能叫春池
夏不能叫夏湖
山溪少了学步梦幻
河湾少了跑蹦乡韵

无根浮萍没梦过永恒
无花浮萍不羡慕摇曳招展
活在老天爷让活的时光
时光因小小浮萍而生动
生动得像大街上匆匆行走的人
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营口路588号18楼 邮编：200433 电话总机：021-63212799 新闻采编部：021-63234015 传真：021-63210873 广告通联部：021-63218376 传真：021-63214176 定价（零售）1.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15400002号 本报电脑文印中心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